

陶靖節先生年譜

河南吳仁傑編次

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公侃之曾孫按梁昭明
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
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未有著廷之命
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
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
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爲宋

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
宋彭澤令陶潛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
端從先生本志云

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

先生生於是年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

六年辛未

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

太元元年丙子

祭程氏妹文云慈妣蚤世我年二六先生生
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
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大司
馬侃外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

十年乙酉

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
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

陶集
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潦饑饉故云十六年辛卯

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云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十八年癸巳

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云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十九年甲午

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簿

陶公成探宗里
潘渭明二十

時有此感乎按
上既云弱冠
世世始室喪其
則以南村
為當領南印
又當以斗南
為正也

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日壯有室
左傳齊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註
偏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輩雖不同
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尚爾况共父之
人哉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
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則繼室實
翟氏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四年庚子

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
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
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
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考之先生蓋於此
年作鎮軍參軍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
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註云宋武帝行
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為建威將軍三年
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
從裕辟者善註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

陶集
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
辟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
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
句云靜念林園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
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爲
好爵縈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
十有二年

五年辛丑

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文選此詩

遙遙至西荆李善註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
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
云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
荆州刺史所謂自隆安三年桓玄襲殺殷仲
堪卽代其任至於篡未嘗別授人淵明之行
在五年豈嘗仕於玄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
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鎮軍將軍事豈
又嘗仕於裕耶桓玄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
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未論

實爲玄裕否淵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
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
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
用武之地玄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往來者也
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仕則
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其
已此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
彭澤劉裕大業已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
後十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

矣仁傑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
譜中至仕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
子歲作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
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
子至乙巳凡六年旣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
阻風詩則是未嘗居江陵使先生果仕於玄
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
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
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

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竊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畱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元興元年壬寅

桓玄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憂

二年癸卯

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玄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三年甲辰

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桓
玄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義熙元年乙巳

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
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
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
經錢溪詩蓋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
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

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并序顏延之爲
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
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
後爲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
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
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
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
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尚爲參軍十一月去
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何也仁傑

陶集
以歸去來序考之不言由參軍爲彭澤蓋自
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蓋在
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
居詩旣歸而耕植不給於是有弦歌之意所
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
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
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
自庚子歲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

外除值桓氏亂間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
府未幾復辭去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
少子蒼疑其遽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考又
以鎮軍爲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
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
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
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
竊取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
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之言曰獨正

陶集 九
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豈
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

義熙二年丙午

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味其詩蓋自彭澤歸明
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按太元癸卯先生初仕爲州祭酒至乙巳去
彭澤而歸纔甲子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
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
述古本止五首俗本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

未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
誤和之按江淹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三年丁未

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
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寶元年此史
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四年戊申

六月有遇火詩

五年巳酉

有九日詩

六年庚戌

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七年辛亥

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避世而景仁乃就辟

故其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八年壬子

有雜詩十一首有句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讎所住公廨近

陶集
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
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誚之也事見蕭德
施所著先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
盧循有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
年討盧循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
後

九年癸丑

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修吾年過五
十二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

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
不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
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修八歲耳先生悼
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
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
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
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
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
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

五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十二年丙辰

八月有於下溪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僂仰六九年其年先生五十四時顏延之從江州刺史劉抑來爲後軍功曹在潯陽與先生情款以周續之傳考之抑以是年到官云

十三年丁巳

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十四年戊午

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陶集
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先齎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旣至便忻然共飲宏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二年庚申

夏六月晉禪於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述九章自註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首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

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註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淵明

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
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
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
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宋書潛自
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
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
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
而已嘗考集中諸文義熙已前書晉氏年號
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

文云維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
宋永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
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
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
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
否固不一槩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
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
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
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啓後世之誤也詳味

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僭竊位號與劉氏
創業之初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
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史述九章夷
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歲吾猶識其
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
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
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
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
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

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
足見矣

宋高祖永初二年辛酉

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生
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脩五十或疑是辛
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脩五十猶言
來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
謂來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脩
五日與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

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
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
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三年壬戌

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
嘉

文選顏延之爲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
興晉書曰延之爲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
舍自晨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

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
臨去畱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
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知以是
年之郡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

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祖同
出大司馬昭穆旣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
別贈此詩按陶侃傳曰封長沙郡公贈大司
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斌稱範岱九人

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以壬辰咸和七年薨世子夏襲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

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寔咸康六年距興寧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使侃諸子而

陶集
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
既遠當日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
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
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
流人易世疎又有禮服既悠之語蓋昭穆至
是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
義亦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
則俗本所改序文果非

三年丙寅

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
往候先生偃臥瘖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
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
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
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
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考其
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
皆有傳蕭梁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
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

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其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

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本傳考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

陶集
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

生之意耶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當日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四年丁卯

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辭

陶集
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
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疢
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疢疾卒也又云藥劑弗
嘗禱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
沒無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歛遭壤以穿旋
葬而窆自祭文亦曰奢耻宋臣儉笑王孫又
有不封不植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
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
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

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
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謚焉

陶靖節年譜

陶集

年譜

三

陶淵明傳

梁昭明太子統撰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
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
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
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

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十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

陶集
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
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
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
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先是顏
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
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
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
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

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
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
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
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
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
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
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
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

陶集
三
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
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
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
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
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陶淵明集序

昭明太子撰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
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
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

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
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
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
役於人間哉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
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亦隨
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
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
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
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

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豈競鳶鷂之肉
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
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
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享卒如其言豈不
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
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
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
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
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

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
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
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也其文章不羣辭彩
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
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
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
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
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

乙巳三月吳明東
又待一元初下湖明
又集來此序從題以
為詞也
屋居後以可其地
屋者或以其徐堂
也
後居栗里堂亦
大德化
栗里今在栗里子
縣丹桂鄉者可取

陶集

五

白壁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
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
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
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
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靖節徵士誄

宋顏延之撰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湟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
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

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
錙銖周漢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
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
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
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
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
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陶集

誄

六

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
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灌
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
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
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
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
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
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

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
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
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
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
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
粹溫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
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
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

陶集
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
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
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
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
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
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閒遷延辭聘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
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讐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病疴疾視化如歸臨凶

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
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
求瞻省訃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
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憇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然
中言而發遺衆速尤迂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
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予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

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
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蘇東坡和陶詩卷上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
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藜芋。而
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
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
獨猶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
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
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
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

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

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

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東齋引。

和時運四首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

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

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
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
垂髻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勸農六首

海南多荒田俗以買香為業所產杭稌
不足於食乃以藷芋雜米作粥糜以取
飽余既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
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

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殖播厥
薰木腐餘是穢貪夫汚吏鷹鷲狼食
豈無良田膾膾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穆驚麀
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諸糜以飽耆宿
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鋤耜好爾鄰偶斬艾
蓬藿南東其畝父兄搢挺以扶游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糞雲舉
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

和陶詩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
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和停雲四首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
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空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脩且阻眷此
區區俛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佇
颺作海渾天水溟濛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
出門寤寐北窓念彼海康神馳往從

凜然清癯落其驕榮餽奠化之廓兮忘情萬里
遲子晨興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
對奕未終摧然斧柯再游蘭亭默數永和夢幻
去來誰少誰多彈指大息浮雲幾何

和答龐參軍六首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
歸過惠爲余畱半月旣別和此詩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
之趾卜我新居而非玄德三顧我廬

和陶詩
五
旨酒荔蕉絕甘分珍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
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酤我或乞其鄰
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於中傾倒出之奕奕
千言粲焉成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
非妙侍側兩髦丫分歌舞壽我永爲歡欣曲終
悽然仰視浮雲此曲此聲何時復聞
擊鼓其鏜船開鱗鳴顧我而言雨泣載零子卿
白首當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
感子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

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和歸園田居六首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
泉晞髮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
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
日葱曠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
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
食公能攜酒來游乎意忻然許之歸臥
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

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餽薪米救我厨無烟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窮猿旣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漸馴集蟹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

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

老足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

固不勝燭。霜颺散氛祲。廓然似朝旭。莊子云月固不勝火

郭象曰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余為更之曰明于大者必勝于小月能燭天地而不

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勝耶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

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間人。一

劫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沒為我役。斜川追淵

明。東臯友王績。詩成竟何為。六博本無益。

和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瘁俛

仰中。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耰代肅殺。有

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

明。飲酒腹尚冲。草去土自墮。井深牆愈隆。勿笑

一畝園。蟻垤齊衡嵩。

和酬劉柴桑

紅藷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淇上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出山藥一名玉延

和與殷晉安別

送昌化軍使張中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棊有達晨。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仍將對牀

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和王撫軍座送客

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愧。十口今同歸。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畱清暉。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無與別。作詩記忘遺。

和答龐參軍

三送張中

和陶詩
九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
窺園。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
戟亦森然。才智誰不如。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
說。憤懣當奚宣。一見勝百聞。往鑿臯蘭山。白衣
挾三矢。趨此征遼年。

和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閒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
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
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爲有哀

樂。輒復隨漣洏。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
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和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
奇絕。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
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
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
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和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
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
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
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
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
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冠
攘懼。俾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

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
有歸耘田。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臥重
裯。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
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烟。
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

和九日閒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坐索酒。
和淵明一篇。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

和陶詩
所名龍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艷。漚漚糟牀聲。閒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坎軻識天意。淹畱見人情。但願飽秔稌。年年樂秋成。

和移居二首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年。多病寡歡。頗懷水東之樂也。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年。束薪誰與析。

洄潭轉碕岬。我作江郊詩。今爲一壘氓。此地乃得之。葺爲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和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游陸道士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亦以無酒爲歎乃用其韻贈二子

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之酒每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憂梨棗愆我年六十一顏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

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和郭主簿二首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間美感念少時
悵然追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
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
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
我襟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
顏如汝今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欽家世事酌

和陶詩
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准德
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
雀殼含淳音。竹萌抱靜節。此兩句先君少誦我
時詩失其全首先君詩。肝肺爲澄澈。猶爲鳴鶴和。未作獲麟絕。
願因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
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卽空飛。何
必挾日月。

和示周祖謝三郎

游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

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第
子散莫臻。忍饑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
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永愧
虞仲翔。弦歌滄海濱。

和連雨獨飲二首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
荷葉杯。工製美妙。畱以自娛。乃和淵明
連雨獨飲。

平生我與爾。舉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鍼。雖合猶

有間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僂。晚景最可惜。分
飛海南天。糾纏一作不吾欺。寧此憂患先。顧影
一杯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爲何年。
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誤入無功鄉。掉臂嵇
阮間。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僂。淵明豈知道。醉
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真。遂趨天地先。醉醒可還
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牀頭
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和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
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
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
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持兩鴟酒。肯借一
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
仰六十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
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蹰。好學

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
顧慙桑榆迫豈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
更疎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荆舒

和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舂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
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
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遠汲愁姜詩幸有餘薪
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爲子孫貽

和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颺卯酒暈玉頰紅綃卷
生衣低顏香自歛含睇意頗微寧當娣黃菊未
肯姒戎葵誰言此弱質閱歲觀盛衰頽然疑薄
怒沃盥未可揮瘴雨吹蠶風凋零豈容遲老人
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和游斜川

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山出游作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
川游春江淥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汎
汎隨鳴鷗中流遇洑澗捨舟步曾丘有口可與

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
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
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

和已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
韻淵明已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
菊潭水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
趙戒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

後凋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古
潭霏慶霄。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
益。內熱中自焦。持我萬家春。一酌五柳陶。夕英
幸可掇。繼此木蘭朝。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僖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
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
木幽茂。坐客欲爲醵錢作屋。余亦欣然
許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始春懷

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
通免。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覩。淵明本用緬字
聊取其同音字
聊將自知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
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
子林塘淺。

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閒井
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
急瓦聲新。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

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爲子鄰。鳩舌
儻可學。化爲黎母民。

和還舊居

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
墓悲。生世不暫寓。此身念念非。鴛城亦何有。偶
捨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
戶。時節供丁推。夢與鄰翁言。憫默憐我衰。往來
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和陶詩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生責醴酒。先見我
不如。江左古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
與功名疎。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
此。幸收廢棄餘。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
犧牛龜。兼取熊掌魚。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
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蓬頭二獠奴。誰謂愿且端。晨興灑掃罷。飽食不
自安。願治此圃畦。少資主游觀。晝功不自覺。夜

氣乃潛還。早韭欲爭春。晚松先破寒。人間無正
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
不持鋤。未免駢我顏。此心苟未降。何適不間關。
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聚糞西垣下。鑿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宴安不
可懷。天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菘養土羔。老
楮生樹雞。未忍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
信。冰盤鳴玉哀。茵陳點膾縷。照坐如花開。一與

和陶詩
蚤叟醉蒼顏。兩摧頽齒根。日浮動。自與梁肉乖。
食菜豈不足。一作呼兒拆雞栖。

和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悲
宿昔。仰看桄榔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
人黃壤隔。溪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賣車
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鵬鳥來。此生還蕩析。誰能
插籬槿。護此殘竹栢。游城北謝氏廢園作

和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口作郊

行步月

缺月不蚤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閭
里情。怪我夜不歸。茵袂窺柴荆。雲間與地上。待
我兩友生。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
野。始覺丘陵平。暗蛩方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
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期。免爲詩酒縈。
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

蘇東坡和陶詩卷上

和陶詩

卷上

三

蘇東坡和陶詩卷下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

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
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湧胸中山。漼然忽冰釋。亦復在
一言。嗇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
秘君勿傳。

道喪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
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
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蠹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
網悲。啁啾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
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
間。有酒君莫違。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
幾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爲。此
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
與毀。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牀自甘寢。不
擇管與綺。

和陶詩
頃者大雪年。海派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饑寒見
真情。牀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
復澆腸鳴。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
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
繞復何爲。爲舉觴。酌其根。無事莫相羈。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闔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
蘭懷。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
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

慰吾事。幸不諧。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
且復逝。抵曲吾當迴。

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
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
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
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漑未濡稿。詔書寬積欠。父
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
籍。醉几書謝表。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輒錄之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黠如東郭饒束縛作毛穎乃知稽叔夜非坐虎文炳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骯

髒乃爾貴乞身當念早過是恐少味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迹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頎然六男子粗可傳清白於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惜

曉曉六男子絃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老如鶴雛破殼已能鳴舉酒屬千里一歡媿凡情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厨聖賢襟無事時

一。中。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

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蕪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無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見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已。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吳公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鵬鳥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及時。綠髮不可恃。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適真。頽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時劉項罷。四海創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銷疆秦。寂寥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臥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和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

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
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
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
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
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臥起。茫茫海南
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爲已。微疴
坐杯勺。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
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和詠二疎

二疎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
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
道獨兩傅。世途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
蛻。未蛻何所顧。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
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常游東海。所歷若有素。
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
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

和詠三良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和詠荆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羸。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

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爲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荆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况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陸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

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窓臥。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螻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爲三游。

子政信奇逸。妙筭窮陰陽。淮仙枕中訣。養練歲月長。豈伊臭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効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牀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束縑分寸燭。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雞鵠非同音。口耳固多偽。識真要在心。

黃華育甘谷。靈根固深長。廖井窖丹砂。紅泉湧尋常。二女戲口耳。一作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桑君。獨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乃近在支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金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故多方。玄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和陶詩
古強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
舉止。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
錄此庸子。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
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携手葛與陶。歸
哉復歸哉。

和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
忘身。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

絕無四鄰。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
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游有黃庭。閉目寓
雨景。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
闊河漢永。西窓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
繫。逝水無畱騁。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
子房。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兔死縛淮陰。狗
功指平陽。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相如偶一官。強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
傭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
我歸不早。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
愧。可與君平道。

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
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斲漢室。豈
計一郝慮。昆蟲正相齧。乃比蘭相如。我知公所
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
不可悔。庶爲來者懼。

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
餘事。稚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
色恐相值。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滿把菖蒲
根。歎息復棄置。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褊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
安陌。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昔與吳遠游。同
藏一瓢窄。潮陽隔雲海。晚歲儻見客。代薪供養
火。看作栖鳳宅。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獷。枉費塵

與糠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
鎖啓伯陽。鸞城見諸孫。貧苦我爲傷。空餘焦先
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觴。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
明遷。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
味知誰餐。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
歎。舊說易兩篇。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慾。借經作
巖崖。遂令青衿子。珠壁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

謂天可彌。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
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
我昔登胸山。出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
橋梁。今茲黎母國。何異于公鄉。蠓浦旣黏山。暑
路亦飛霜。所欣非自罔。不怨道里長。

和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
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
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

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
與戎。有酒從孟公。慎勿從楊雄。崎嶇頌沙麓。塵
埃汗西風。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
處。我在阿堵中。

客去室幽幽。鵬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
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爲我廬。去此復何之。少
安與汝居。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
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遊。蕩志隘八荒。九夷爲藩籬。四海環
我堂。盧生與若士。何足期杳茫。稍喜海南州。自
古無戰場。奇峰望黎母。何異嵩與邙。飛泉瀉萬
仞。舞鶴雙低昂。分汜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
儻可飽。無肉亦奚傷。

馮洗古烈婦翁媪。國于茲。策勳梁武後。開府隋
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緇錦傘平積。亂犀
渠破餘。疑廟貌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
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儂句莫余欺。爨牲

菌雞卜我當一訪之。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

沉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縈煙嫋

清歌。貪人無饑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隕

隊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朱初平劉誼欲冠帶

黎人以取水泥耳

雞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頗識李

崖州。再逢盧與丁。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

遠掩一丘。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

未渺焉不可求。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蓉。香色獨

未改。欲為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

藥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矣那容悔。一作矣一

黎山有幽子。形稿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

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脩然獨往來。榮

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

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鸞。遺我

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和東方有一士

併居本近危。既墜不知完。夢求亡楚弓。笑解適越冠。忽然反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脚底。殺潼失重關。屢從淵明遊。雲山出毫端。借君無絃物。寓我非指彈。豈惟舞獨鶴。便可躡飛鸞。還將嶺茅瘴。一洗月闕寒。

和和劉柴桑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踟躕。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藂。盡平狐兔墟。黃櫨出舊枿。紫茗抽新畬。我本早衰

人。不謂老更皤。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窻自明疎。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和詠貧士七首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附近。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子姪。并令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飛。我欲作九原。獨

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差獨賢。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閒手自適。寄此無窮音。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疎巾歎虛漉。塵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思送酒家

保勿違故人心。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婁。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酬。閒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二子不竝世。高風兩無儔。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憐退朝人。餽酒出太官。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陽。徂歲慘將寒。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顰我顏。貧居真可歎。二事長相關。

老詹亦白髮

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

相對垂霜蓬賦詩殊

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半

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

通門生與兒子杖屨聊相從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更不識今與農

圃儔買田帶修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加分

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遺以

安鹿門有前脩

和桃花源詩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

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

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

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

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

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

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

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

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宮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

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閒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絕學抱天藝。臂雞有時鳴。屍駕無可稅。苓龜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

得甘芳。齧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
 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
 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癡慧。蒲澗安期境。在廣
 川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桃花
 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和歸去來兮辭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
 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
 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臥江海之瀕。洞弔
 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
 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非悟此生之何常。猶
 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摘而喪微。我
 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卓闔門。藩垣雖
 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
 心。餐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以為一。俾婦姑之相
 安。知盜竊之何有。乃培門而折關。廓園鏡以外
 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滂百泉之夜

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
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敝廬復舍此而焉求均
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疇人告余以一言
非八卦與九疇方饑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
皆喪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
反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
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畱駕言隨子聽
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湯稼之終枯
遂不漑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

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蘇東坡和陶詩卷下

和陶詩

卷下

下

陶靖節集

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黃山谷曰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
○又曰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苦清淡之宗詩家視
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于三百
篇楚辭之後。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風人以來得野意
者淵明而已。

張綬曰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

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
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故先生
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
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
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
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
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
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
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

陶集
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
言得之矣

雲隱散錄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
秣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
此水過吾師丈人矣○又得太守送酒多
以春秣米雜投之曰少延清歡○又日用
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
有是火何以充腹○時偉按拜火師水佻
雋不類陶語蓋贗書也

晉書隱逸傳曰潛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
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牕之下
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刺史王弘
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
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
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
道要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
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飲窮日○弘後
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潛無履弘顧

左右爲之造履潛便於坐伸脚令度焉
南康志五柳館在府城西卽淵明故宅○醉石
在栗里澗中一大石隱然有人形相傳
靖節醉卽臥此

袁郊甘澤謠曰陶峴彭澤子孫也開元中家崑
山豐田疇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
饌與布衣焦遂進士孟彥琛孟雲卿遊
置女樂一部於舟中奏清商曲於江湖
時號水僊云

姑蘇志陶峴者淵明後也自製三舟與客孟彥
深孟雲卿焦遂輩共載吳越之人號爲
水僊招之不赴亦有不召而自詣者自
云終當樂死山水浪迹三十餘年歸老
於吳○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佳
山水必窮其勝性知八音撰樂錄八章
以定其得失峴文學可以經世自謂疎
脫不謀宦達徧游江湖往往數年不歸
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

峴市得古劍玉環各一復得一黑崑崙奴善沒
水峴撫之曰此吾三寶也遇險深處輒
投環劍使奴沒而取之以爲樂偶投洞
庭最深處奴沒未久卽出勃如曰不可
取也是二物者墮一寐龍前金色而利
爪吾幾以身爲餌峴曰二寶失矣汝生
何益奴泣曰一入窮泉永不復矣復投
而下忽躍出水面者三尺餘一金爪攫
之沒不復可跡

陶集終